

河南省首屆

戲曲觀摩會演劇本選

閻家灘

(曲剧)

南陽專區代表團曲剧編導組集体整理

刘中杰口述 刘道丙執筆

人 物:

王 二	三十左右	(丑) 簡称王
左天貴	五六十歲	(老丑) 簡称左
左桂蘭	十九歲	(花旦) 簡称蘭
春 香	十五六歲	(花旦) 簡称春
閻景安	二十歲	(小生) 簡称閻
縣 官		(丑) 簡称縣
武 举	四十多歲	(丑) 簡称武
大和尚		(丑) 簡称和尚
小和尚甲		
小和尚乙		
張寡婦	二三十歲	(彩旦) 簡称張
二家郎		
四衙役		

第一場

（幕內笑聲中左天貴上場）

左：王二！王二！哈哈！真是“人逢喜事精神爽，月到中秋分外明”。王二！

王：（急上）待候員外！

左：（唱）員外我正走老來運，高攀武舉結下親。

明日你姑娘喜期到，从此后轎上來，馬上去
我可成了个体面人。

閻家灘自从遭水難，閻景安變成了个窮光棍，
你快去把那个小子找，叫他当面退掉婚，
免得以后麻煩又操心。

王：員外，我啥事都干，就是这个事我不干。

左：王二，你还敢給我挑皮哩！

王：小人不敢。

左：为啥不干？

王：我現有文約請看，（左接）咱倆都不識字，当初我來做活時，是我二大爺的說合，他說是提茶倒夜壺，端飯去喂豬，刷鍋除槽底，疊床墊牛鋪。

左：好啊！你有心給爺搗蛋，這文約上也沒寫吃飯，快算算飯錢給我滾蛋。

王：員外你別生氣，你還能與我一般見識，你不知道我是个
“棒錘拉二弦——粗二槌子。”說話就像“三眼冲打兔子——沒准”。不过是說兩句玩話：我走就是。

左：哼！不怕你不去。（下）

王：这个老狗嫌貧愛富，想昧親事，我王二不能不管。（下）

閻：（上唱）貧住街頭無人問，富居深山有遠親。

無奈何岳父家把銀借，不覺來到他家門。

王：（上）啊！閻姑爺！你知道啗！

閻：知道什么！

王：那你來干啥？

閻：借几兩紋銀上京趕考。

王：說什麼上京趕考，你知道我家姑娘……

閻：你家姑娘——她怎么样了？

王：我家姑娘想你想得很哪！

閻：休要取笑！

王：取笑不取笑，進門就知道，閻姑爺進得府去遇事可要留心些。

閻：記下了。

王：有請員外。

左：王二你怎么還不去呢？

王：閻姑爺不請自到。

左：啊！不請自到。（想介）叫他進來！

王：有請閻姑爺！（闖上）

閻：見過岳父大人。

左：不必施禮坐下敘話。王二，打杯茶來！

王：是！（下）

閻：岳父大人近來身安？

左：有勞賢姪動問。

閻：啊！岳父大人，怎稱起賢姪來了？

左：我与你父八拜之交，親如兄弟，賢姪嗎，稱得了。

閻：如今兩家結親。理當翁婿相稱，賢姪是稱不得的。

左：稱不得就稱不得。門婿你不在貴府，來此草舍何事？

閻：我來此貴府嗎！一來向岳父大人問安。

左：二來呢？

閻：這二來嗎？岳父大人！

（唱）寒窗苦讀十余年，為的是榮宗耀祖重整家園。

今年皇王開科選，特向岳父來借錢，我上京求官。

左：（唱）門婿既是來借錢，我自然為你作打算，

你家如今遭貧困，一無吃來二無穿，

我女兒久後把門過，也與門婿添麻煩；

我有个兩全其美計，說出來兩家都方便。

閻：岳父有話請講。

左：（唱）借給你紋銀三十兩，我想你能借不能還，

還不起紋銀我不要，你與我寫下……

閻：寫下什麼？

左：（唱）你與我寫下退婚單！

閻：（唱）听一言氣得我打打打顫，這老狗口出禽獸言！

我忍氣吞聲換笑臉，

（夾白）岳父大人！小婿的言語听心間：

昔日有个薛平貴，他與寶釧結良緣，

王丞相嫌貧把富愛，相府趕出王寶釧，

到後來要飯花子身榮顯，老王允落得个罵名天下傳。

左：（唱）說什麼薛平貴來王寶釧，你井底之蛙難登天，

咱兩家門不當來戶不對，烏鴉怎與鳳凰結配鳳凰。

閻：（唱）相當初我一雙父母都在堂前，兩家愛好結為姻緣。

至如今你嫌貧愛富變心肝。

左：我女兒總不能跟你討飯！

閻：（唱）閻景安我虽窮志气不短，你有眼無珠把我小看，
你要想昧親難上難。

左：（唱）窮小子你吃了豹子胆，气的你老爺咬牙关。
今日不把親事退……

閻：我不退你敢怎样？

左：（唱）叫你認得我左二玄。

閻：（唱）要想叫我退親，除非是日出西來落東山。

左：（唱）窮小子說話口太滿，霎时要你命染黃泉。

出言我把家郎叫，（夾白）家郎快來！（二家郎上）

众家郎：員外有何吩咐！

左：（唱）快把小子用繩拴。

众：是！

左：打打打！

閻：（唱）罵聲老狗左二玄，作出此事理太短，
你与王允無二般！

王：（上）噯噯伙計！沒咋可打起來啦！

众：这是員外的吩咐。

王：你們暫且放手，（众住手）待我見過員外去說个人情。

（对左）見過員外。怎么不問个青紅皂白就打起來啦！

左：我叫他寫下退婚文約，他不但不寫，反而辱罵員外我。

王：（指閻罵左）閻景安，你这个家伙！你敢開口罵爺，這真叫我
一听就生气，你真來大胆！叫你寫下退婚文約你竟敢不寫。

左：哎！退婚文約。

王：对对！（对閻罵左）都叫你把爺气糊塗啦！

左：是么，这事叫誰不生气！（動作）王二叫家郎再給我打。

王：員外慢着！（耳語）叫他下去（左點頭王二送閻下）員外
打死人，人命关天，可得償命。俗話說：“打着不怕嚇着

怕”。嚇唬他几句叫他寫了不算完啦！

左：他若不寫？

王：他若不寫咱家銀子多給他几兩，給他一个軟硬齊來不就好啦！

左：此計甚好。那可得多少銀子呢？

王：那至少也得个三百五百兩，千二八百兩。（左嚇軟溜下椅子）

左：哎呀，爺除了買地放賬，我可沒有出过恁大汗水，那可叫爺心痛死啦！

王：價錢還能不給他搞搞，給他个五百兩吧？只当咱芝麻地里沒帶那几顆豇豆。

左：最多給他五十兩。

王：哎！五十兩就退个媳妇，你家有多少我都退。

左：哎！好，我咬咬牙，使使勁給他一百兩吧，这可算是龟头尽尾啦！

王：員外，你看買个驢子馬也得个三百二百兩，何況……

左：別这么說句話狼拉狗，狗拉狼哩！

王：至少也得三百兩吧！

左：王二，真是添不上去啦！你还不知道爺这几个錢來的不容易，那一个不是爺費尽心血在那算盤子上扣出來的！

王：你真不添也算啦，反正昧親的事，比不得別的，要是声揚出去，員外你这个人可丟不起。哎，这事又不与咱伙計啥相干，咱管他弄啥！（欲走）

左：（急喊）王二！王二！三百兩就三百兩，只要他寫，那還有啥！

王：員外，我給你这事办好……

左：只要你办好，我重重有賞。

王：賞什麼？

左：到年初一，我把我那個大半舊夏布褲子賞你穿半天。

王：只少也得廿兩銀子。

左：（想介）行行，這事可得办好。

王：員外放心，這事交給我王二办，你的事就像我婦子的事一樣，保險办的是“小葱拌豆腐——清清爽白”。（左笑下）“画匠不敬神——知道你是那坑里泥！”（想介）有請閻姑爺。（閻上）

閻：王二哥喚我何事？

王：閻姑爺老狗叫你寫下退婚文約你寫啦不算完啦嗎？

閻：啊，你怎么也这样說起來啦？我閻景安人貧志不短，豈肯与他寫下退婚文約！

王：你不会寫个假的給他？

閻：哎呀，退婚文約那能寫成假的！

王：哎！这个老家伙一字不識，你寫个賣地文約騙过去不就是了。

閻：王二哥，我一畝地也沒有可賣什麼？

王：你不要耽心，賣那个老家伙的地。他十里坏有一段好地，整整四十畝，四至我都知道，就說賣与你名下为耕，地價銀寫叁百兩，等你搬親回府，地也有啦，錢也有啦，退婚文約也支吾过去啦。你看可好？

閻：好！可是沒有文房四宝！

王：啥叫文房四宝？

閻：就是筆、墨、紙、硯。

王：好！待我取來。（王二取出筆硯）

閻：（唱）閻景安手提筆怒氣填胸，我忙把文約紙拿在手中，上寫着賣地人叫左天貴，因使用不使賣地把賬清。

王：（唱）有一段好地四十畝，其地坐落在十里坪；
東至張西至李南北至馬。央人說賣給了閻景安子孫
為耕。

閻：（唱）其地價銀三百兩，淨約之日當面交清。
我把這文約紙寫齊畢，這上邊無中人怎能成？

王：（唱）這上邊沒中人寫我王二，到後來我與你作個原中。

閻：（唱）好好好！我就把你寫。久後我一定報答恩情，
文約上再寫嘉慶十六年，三月二日將事办成。

我把這文約寫齊畢，王二哥你拿去看分明。

王：你咋要笑起我來啦！你知道我斗大的字認得不夠一升。你
到下邊歇歇，我取銀子去。

閻：謝過王二哥。（下）

王：有請員外；（左上）

左：王二他寫了沒有？

王：事只要叫我王二办，保險是手到擒拿，好像甕中捉魃。
（拿文約）

左：拿來我看。

王：你把銀子拿來，咱們錢貨兩清。

左：王二還會干個牢穩事哩！我取銀子去。（下）

左：（上）王二，這一個元寶五十兩，六個夠三百兩啦，可拿
來吧。

王：慢着你賞我那廿兩銀子哩！

左：哎，你那廿兩還能少得了，叫爺給你放個大加一利錢，過
二年給你說個老婆。

王：那不行，咱們州里不打——縣（現）里！

（左從懷里取出廿兩銀子）

左：可該給我啦吧，（文約交給左）

王：員外事已办完，我可沒事了吧！（王二走）

左：（欲下又喊）王二！王二！過來！過來！

王：又有啥事？

左：咱兩都不識字，誰知道他寫的对不对，讀書人心眼多，可別叫咱上他的當，去叫衙門口楊先生給咱看看。

王：楊先生那人可靠不住！

左：不要緊我們是好朋友。去叫他去！

王：（背語）哎呀！这个老家伙門还怪多哩！（想介）爺，你知道他是个干啥哩？

左：問這干啥，誰不知道他是个風水先生，稍帶寫个狀紙。廿兩銀子都給你啦！你若不去腿給你打斷。

王：員外，我只說兩句話就走！

左：快說：

王：我可知道他可不是个好人，沾毛四兩皮，这昧親的事可見不得人。他又肯喝酒，只說一喝醉，在那衙門口胡說亂道（裝高聲喊）啊！都听着左二玄他……（左急攔王二不讓喊出）咱縣太爺又是棺材里爬出來个拾小錢的——死要銀子的把式。到那时候縣太爺發下簽票，來几名衙皂，先使耳光子給你表表，嘴上鬍子給你擰擰，家給你剿剿，銀子給你挑挑，房子給你燒燒，一家人死的挖根斷苗；給你板子打，坐死牢，你後悔也晚了。这事我可只管托楊先生叫到，咱可要收拾收拾逃跑。（急下）

左：（急拉）王二，王二！過來！過來！

王：你別拉咱，反正是端人家碗，受人家管，叫咱咋干咱咋干，咱要不去狗腿就要打斷。

左：王二！你沒听人家說“一个鍋里攪稀稠，伙計掌櫃一家人”，你是我里貼身人，咱們合計合計。

王：咱算个啥，给人家办事，腿都跑断，人家都不信。你别拉我，我非去把楊先生叫來，表表我的心。

左：看，王二！人一天都有三昏三迷，爺我給你跪下了！

王：可是不敢，我不过說句气話，我跟員外你十几年啦你还不知道我的脾气，惹員外生气，可別跟我一般見識。

左：生啥气哩！多虧你說一下。要不是不都把好事办坏啦，我算沒有主意啦！王二你說咋办哩？

王：咱有个啥主意哩！可別說沒有，就是有人家也不信，不如咱撒句話暖暖肚子。

左：說吧！还在爺面前搬起、搬起价錢來啦，越說你脚小，你还要扶住牆走。啥时候不信你的話？

王：只要員外信，我就說啦：趁这个事誰也不知道，俺雅雅悄悄把他包好，縫在你那衣裳襟里，久后一日閻景安不提这事便罢。倘若提起，你把这拿到大堂以上，这都是你鉄的証件，不怕官司不贏。到那时候啊，你都美啦！（二大笑）

左：王二！閻景安它这个小子还不叫他快走！

王：員外，事交給我办好啦！

左：（笑）正是：設巧計神鬼不知，

王：用金鈎要釣王八。（想介）这三百廿兩銀子給閻相公，叫他快走。

第 二 場

春：（上唱）三月里桃花迎風笑，这几天俺府下实在熱鬧，
家郎院公里外跑，小丫环俺春香也日夜操勞。

都只为俺姑娘喜期到，准备家粧忙不消，

適方才我奉了姑娘命，大街買花走一遭。（下）

王：（上場引）忙將員外昧親事，生法報与姑娘知。

哎呀！明日武举就来抬親，我怎好把这事說与姑娘知道！
这这……有了！（看春香將到）啊！春香買花回来。我就叫他送个口信。

（假裝）这千万可不能叫春香听见（丫环上，窃听）若叫丫环听见傳到姑娘嘴里，事可就大了。我看看丫环回来沒有，

（佯看）丫环未曾回来我就訴訴心事。且住！說書不說書，先說四句詩：（念）王二我怒冲冠，老狗理不端，做下昧親事，罵名天下傳。

（唱）說的是閩家灘有一个閩百俊，他有一子叫閩景安，

自幼他二老把親定，岳父就是左二玄。

相当初門当戶对結親眷，好似金山配銀山。

天不幸閩家遭水难，田地房屋变沙滩。

大比之年皇开选，公子赶考沒盤纏。

閩公子岳父家中把錢借，左二玄在客廳口出禽獸言。

一手拿銀卅兩，逼公子寫下退婚單，

閩公子气憤不过說几句，客廳上惱了左二玄、

叫家郎吊起用皮鞭撻。

鞭子上去似龍擺尾，鞭子一落是虎登山，

龍擺尾、虎登山，只打得公子甚悽慘。

小公子万般無及奈，無奈何才寫下退婚單。

閩公子不接銀兩回家去，真可嘆沒人給姑娘把信傳。

且不說閩公子遭磨難，再說老狗左二玄：

將姑娘又許周武举，武举名叫周士安，

論年紀足有四十五，个子足有六尺三，

稱鍾鼻子窩窩眼，臉上麻子有几千；
與俺姑娘成婚配，好似夜叉戲貂蟬。
姑娘嫁他還不算，好不該隨帶春香小丫環。

春：（突然失聲）啊！

王：那誰？那誰？

春：你說的啥？

王：我沒說啥，我一句也沒說呀。

春：你說的我都聽見啦。

王：春香，你聽見可別給姑娘說呀！

春：你猜我說不說？

王：我猜你不說。

春：不說？我可是不說，見樹不說躲三腳。上樓裏報姑娘知道。（下）

王：（追）你可別說，你可別說，（王二回頭笑）我只怕你說的太慢啦！（忽想起）哎呀！待我前去听听風聲再作主意。（下）

第 三 場

蘭：（上，愉快地試着自己親手作的藍衫）啊，我命春香大街買花怎么還不見回來！（手扶窗戶望）

（唱）小園里百花開如綉如錦，梁上燕去復還又是陽春。
春而夏秋而冬年華似水，左桂蘭十九歲虛度光陰。
小春香那一日跑上綉樓，他言說閨公子要來迎親，
听一言羞得我滿面紅云。
曾記得元宵夜大街觀燈，偶遇着閨相公我的郎君，

小春香在一旁暗暗指引，我觀他人品好舉止斯文。
我與他自幼兒結為秦晉，他雖窮我不嫌如意趁心。
自那日見一面朝思暮想，魂夢里與閻郎無限溫存。
望窗外碧桃垂柳雙相襯，花叢中粉蝶兒對對鬧春。
轉面來對梨花描容整鬢，梨花中映照出洞房新人。

春：（急唱）聽說姑娘許武舉，好似冷水把頭击。（上樓）
姑娘大事不好了！

蘭：春香啊！何事這樣慌張？

春：小姐呀！

（唱）你命我大街買花去，回府來遇王二暗露消息，
他言說姑爺趕考來借錢，那料想員外起下昧親意，
立逼公子把婚退。

蘭：啊！閻公子他可曾……

春：姑娘啊！

（唱）閻公子不寫退婚書，被打得死去活來好慘悽！

蘭：啊！

（唱）恨爹爹不念父女情意，你不該苦苦把他逼，
相當初許閻家是你的主意，至如今又嫌貧愛富把婚
昧。

哭哭啼啼我下樓去，見了爹爹要辯事非！

春：姑娘啊！

（唱）員外又將你許武舉，明天花轎來迎娶，
這大難当头火燒眉，問姑娘你找員外又有何益？

蘭：噢！

（唱）听一言吓得我魂飄飛，好似那万里晴空响劈雷。
周武舉你不該強娶有夫之女，我寧死豈肯嫁与你。
閻相公你為我受盡苦，為妻我心似箭穿更傷悲！

春：（唱）劝姑娘你莫流伤心泪，与公子相会总有期。

蘭：春香啊！

（唱）說什麼与公子相会有佳期，又誰知佳期未到就永分离。

这才是花未开时嚴霜降，明月初升烏云又起，

妹妹啊！你若見了閻公子，你就說姑娘沒有負心之意。

这藍衫是我親手作，見藍衫也算是見了他的結髮妻。

春：姑娘啊！

（唱）你說出断腸話，就是俺赴湯蹈火也要成全你。

蘭：（唱）閻郎夫咱今生不能成連理，九泉下咱也要作夫妻。

罢罢罢，我扑楼死……

春：（唱）攔住姑娘使不得，留下了閻公子何人憐惜！

蘭：哎！呀！

（唱）我不死难道嫁与周武举？

春：（唱）咱何不等夜半三更逃出去！

蘭：（唱）咱姐妹二人逃何处？

春：（唱）閻家灘去找閻公子。

蘭：也罢呀！

（唱）今夜見了相公面，傾吐心事訴委屈。

春：（唱）單等樵樓更鼓响，

蘭：（同唱）咱好比出籠鳥远走高飛。（下）

春

第 四 場

王：（急上）我適才看見俺家姑娘和丫环逃出府去，必是投往閻家灘。想这黑夜漆漆，我如何放心得下，不免我暗中护送便了。（下）

蘭、春：（內唱）黑夜漆漆逃出府，（急上、重句）

蘭：好似飛鳥出囚籠。

春：顛顛跛跛往前走，

蘭：見一小橋面前停，

春：急忙我把小桥上，

蘭：河水滾滾我心內驚。（過橋）

春：恨員外作事太絕情，

蘭：罵武舉他是禽獸生！

春：願小姐與公子相親相愛，

蘭：想公子，恨爹爹嫌貧昧親理不通，

春：啊！姑娘（唱）三岔路口迷路徑，

蘭、春：（唱）不辨南北共西東。（王二上）

春：姑娘！看這半夜三更路無行人，咱上那里問路呢？

蘭：春香，就是有人我們怎能去問？

王：他們無法問，待我暗中指點，（裝做二人講話）（咳嗽）
（蘭、春急躲路旁）

王：大哥！我模差路啦。（春香听出是王二想問，姑娘攔）想問問你上李家店从那走？上李家店順路一直往北，路過閻家灘東頭有一個祠堂，面對着兩棵大柏樹，那就是閻景安的家，你去一問便知。多謝大哥！不用謝了，听清楚了罷，我要回去了！（下）

春：姑娘。（唱）王二哥暗中來指點，咱快快逃往閻家灘。

蘭：春香，（唱）我雙足疼痛難立站，渾身沉困兩腿酸。

春：哎呀不好，你看後面登籠火把順路而來，想必是員外派家郎前來追趕也是有的。（二人驚起急下，王二復上 內員外喊聲中領家郎上，王、左碰頭）

王：（先發制人）員外不好，咱府出了大禍了！

左：咱府下又出了什么大事？

王：姑娘逃跑了！

左：我早已知道。王二你个奴才深更半夜跑那去啦？

王：再不說啦，我在馬棚看見姑娘和丫环逃出啦，我出門就攆，我想一定跑到閻家灘去啦！

左：我也想是逃往閻家灘。

王：可我到閻家灘連个姑娘影也沒見，特來稟報員外知道。

左：王二你真是我的貼实人！那姑娘能逃往何处？

王：員外，常話說“男到难处靠朋友，女到难处投親戚”，你想姑娘是跑到那家親戚家去啦？

左：哎呀！王二虧得你提一句、离此不远大寺后張寡妇是你家姑娘的干媽，想这个丫头是逃到她家去啦！

王：員外那咱就快追吧；不敢再耽誤。

左：对对，家郎快追！（下）

第五場

和尚：（上場詩）春叫猫來猫叫春，听他越叫越精神，

貧僧也有猫兒意，不敢人前叫一声。

阿弥陀佛：（四顧）貧僧覺慧和尚，自幼在大寺削髮，是我有幸与那張（再顧）与那張寡妇有緣交好，事先約定今夜相会。啊，可到啦。（拍掌撒土）（張寡妇上座）

（張開門，和尚進，又上門）

張：哎呀，師父为何來得这样晚呀！

和尚：有劳娘子久候了。